

# 女部长退休后回家乡当农民

1942年出生的唐克碧,16岁参加工作,19岁入党,在川南矿务局泸州气矿气田当过工人,32岁当上四川省委副书记,1992年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。2006年11月,退休后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当农民的唐克碧,登上了“中华孝亲敬老楷模”的领奖台。这个在同事的视野内消失了4年之久的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原部长,用这种方式给了同事们全新的记忆。在北京全国总工会老干部局会议室,和记者谈起她的人生改变,唐克碧感慨万千。

## 女部长萌生当农民念头

唐克碧在工作岗位上很少有时间回家乡,退休后她决定回去看一看。

仪陇县赛金镇有她的一个亲戚,她收拾了简单的行装,就回到了几乎陌生的乡下。就是这次回乡让她看到了许多为之心动的场面:羊肠小道上,她看见一位患重病的农民死在抢救的途中,亲人们伤心的哭声撕裂着她的心。让这个农民离开人世的原因,除了他的病,还有家乡崎岖不平、无法通车的山路。在老家住了两个月,这样让她伤怀的事儿不止一桩。不久,一个孕妇也是因难产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。住在山里的一位老人去世了,因为没有像样的路,连棺木都抬不出去,乡亲们只得用锄头、铲子重新开辟一条简易的路……

唐克碧听到这样令人辛酸的故事,不由得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水。要是通了公路,要是有车,这

样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……

唐克碧还发现,这里的村民非常穷,村里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多,他们的儿女大多数外出务工,没人照管他们,有的老人还得养着孙子孙女。不少老人靠赶集市卖鸡蛋,换点油盐钱。

一桩桩、一件件难以释怀的事,让唐克碧夜不能寐,她作了一个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决定:不回北京的家,而是回到这里来了,为乡亲们做点事,好好修一条连通外界的村道公路,再建一座养老院!

## 牢记当年的嘱咐

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32岁的唐克碧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,朱德委员长在听取代表发言的时候,听说她是仪陇老乡,就请她去家里吃饭。已经过去了30余年,可是,那天吃饭的场景却令她一直难忘。

唐克碧回忆说,那天,朱德委员长用大土碗盛了一大碗稀饭,就着四川泡菜和咸菜,吸溜吸溜地喝得挺香,主食是一个烤白薯。

饭后,朱德和她聊天,对她说:“你是农民的女儿,这么多年,一个孕妇也是因难产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。住在山里的一位老人去世了,因为没有像样的路,连棺木都抬不出去,乡亲们只得用锄头、铲子重新开辟一条简易的路……”

唐克碧听到这样令人辛酸的故事,不由得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水。要是通了公路,要是有车,这

作,心中要有老百姓,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你要多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,让他们早一点过上好日子。”1976年,唐克碧赶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机会,又一次来到朱德委员长家探望。见到唐克碧,委员长再次叮嘱她:“你在省里工作,一定要关心家乡的父老。”

和记者说到这里,唐克碧略带自责地说:“那么多年过去了,我的工作变动很大,从地方回到石油系统,再调到北京,一直在忙工作,很少回家乡去。那次回到仪陇,朱德委员长的话,又重新在我耳边响起,让我坐卧不宁。家乡太穷了,我应该回到家乡去,为乡亲们做点实事。”

## 筹巨款修路建养老院

3个月后,唐克碧从四川仪陇回到北京的家里,向家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:我要回仪陇,去度过我的余生。她对家里人说:“住在城里当然舒服,可是村里的农民还过得很辛苦,我得回去帮助他们。”身体一直不怎么好的老伴儿首先反对:“你以前一直忙,我好不容易盼到你退休,想让你在家陪陪我,再和你一起出去走走,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,你回乡下,我怎么办?”

孩子们也都反对她的决定。唐克碧向家人讲了自己仪陇的所见所闻,讲了自己要回家乡为村民们做点实事的想法,慢慢的,老伴儿和家人都理解了她。为了见面方便,老伴儿也和她一起离开北京,搬到了成都的一个孩子家里。身体好

的时候,就去仪陇陪唐克碧;身体不舒服时,再回成都休养。

赛金镇民主村是仪陇县的贫困村,唐克碧决定在那里建立一个养老院,养老院规划3000平方米,同时修一条连通全镇7个村的公路与外面的公路对接,以此改变村里和附近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。修公路、建养老院,大约共需投入660万元。

唐克碧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几十万元,把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也几乎全数投了进去。但是,这些钱远远不够,于是她联系自己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和身边工作人员,四处奔波筹集资金。

民主村并不是唐克碧的老家,听说她要在那里修路建养老院,且筹集了几百万元人民币,老家村里的人都不理解。她说:“做事不能有私心,如果我只在自己的村做这些事,怎么对得起给我钱的人和帮助我的人?”

## 众多志愿者来“裸捐”

64岁的王安琴,曾任四川省委机要局副局长,退休后也来到民主村,与唐克碧一起摸爬滚打;林源方、曾莉梅夫妇退休后每人捐赠出10万元,来到村里一干就是3年多;67岁的王玉琼身患心脏病,原是一位个体经营者,听说唐克碧这里需要人手,也抛家别子住进村里当了一名志愿者。他们和唐克碧一样,成了民主村的“新农民”。

筹集了那么多钱,又修路又建养老院,总有人会三道清四。为了让“晚年农民”当得清

清白白,唐克碧和几位捐赠的朋友同时写下了一份遗嘱式的书面保证:“我们对养老院和公路投入的一切钱财、一切精力、一切心血,不图分文回报。今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子孙、亲属没有任何继承权。”

为了节省每一分钱,唐克碧处处节衣缩食,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地步。从2004年至今,她从未买过一件新衣服,一双新鞋子。在外办事,从不坐出租车,坐公交车也是有5角的不坐1元的。在民主村,她吃住在侄孙女唐珍明家,婆孙两人挤一张床,有时人多,甚至3个人挤一张床。每天吃的也以稀饭、红薯为主,偶尔改善一下伙食,就是吃一碗面条。到仪陇县城办事,专挑小馆子,要1元钱一碗的面,不够就让师傅添半碗汤来凑合。

在民主村,唐克碧普通得就跟一位农村老大娘一样,穿的是普通的棉袄、普通的单鞋。侄孙女唐珍明读小学的儿子几次悄悄地问妈妈:“住在我们家里的这位姑祖,真的是你说的大官吗?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呀!”

## 多彩的晚年人生

如今,铺满片石的公路已经成型,宽65米、长8.6公里,从村里一直延伸到赛金镇街上。

公路开通的那天,民主村81岁的陈宪碧老人,用背篓背着20公斤胡豆赶来祝贺。袁家坝村一组村民唐胜明挑着50公斤新稻谷也赶来了。这位质朴的老汉说:“以前路烂,孙子上学

经常弄得满身泥巴,摔得鼻青脸肿。现在唐克碧把路修好了,又建了养老院,我要支持她一下,把这50公斤稻谷捐给养老院。”南部县三清乡元坝村的10名村民听说民主村养老院开院,自发组织起来,花3天时间在养老院附近扎了一道彩门以示庆祝。成都市国防艺术团则组织28名演员志愿者来到民主村,为养老院和村民义演3天。

现在,公路沿线到处是工地,20多家人在路边修房造屋。21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“净诚安乐养老院”也已经开业纳客。

元旦刚过,才回北京看望了病中老伴的唐克碧,又匆匆赶回民主村,去忙活那里火红的事业。

而今,民主村变了,唐克碧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。太阳天,村民为她送来草帽;下雨天,村民为她送来雨伞;吃饭了,村民要拉她到家中做客;树上的水果熟了,硬要摘下一筐送她尝鲜……

路通了,唐克碧说下一步打算进行绿色食品生产加工、招商引资,带动村民致富。还要请北京的专家到村里去,给农民讲课、开展培训,还要让更多的城里老人到她的“净诚安乐养老院”去养老。她说,城里人来得多了,就会影响村里人的观念,观念变了,村里的农民们才能真正走上致富路。

她对记者说,如果有可能,她还打算再在村里建一个医院,不过,那又得四处去筹钱了。 据《廉政瞭望》

# 警方从百吨淤泥里找证据破命案

这是一起查验犯罪嫌疑人杀人证据的特殊案例。嫌犯对同居女友碎尸灭迹已3个多月,警方寻找证据所付出的人力财力之多,国内罕见。

8月8日,江西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,将李贤丰向新余市人民检察院移交诉讼。

今年4月24日,江西省新余市袁河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接到一名女子报案。报案者称,其姐李菊花今年春节前不知去向,至今毫无音信。

李菊花家人怀疑她有可能被其男友李贤丰杀害了。李贤丰则坚称,李菊花偷走他2000多元钱后,与一相熟的老板出走了。

## 离家出走存疑点 同居男友成疑凶

民警经调查了解到:李菊花1965年生,江西分宜县苑坑乡人,15岁那年,南下广州、深圳等地打工。2006年12月,在外漂泊多年的李菊花回到了新余,在新余钢铁公司某锅炉厂打工。2007年,经人介绍与新余钢铁公司内退人员李贤丰相识并同居。今年1月31日,李菊花和李贤丰一道在其表姐家吃过饭后便失踪。

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,李贤丰的“出走”之说疑点重重:一是李菊花有较久的外出打工经历,假设真的出走,她不会不带身份证。可李菊花的身份证和4本银行存折、衣物却没有带走;二是存折里存有5000多元钱。李菊花放着自己手里的钱不拿,却要偷走李贤丰的2000元钱,李贤丰的“偷钱之说”可信度不高;三是李菊花失踪期间正值遭遇冰冻灾害天气,交通受阻根本无法远行;四是春节期間,在合家团圆的时刻外出打工不合常理。

警方了解到,在与街坊邻里聊天时,李贤丰曾失言:“李菊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!”

综合以上疑点,警方分析李菊花失踪有三种可能:自杀,意外死亡,他杀。前两种情况尸体很容易被发现,通过广泛查找该市及周边失踪人员及无名尸体,均未发现与李菊花情况相吻合的任何线索。因此,李菊花被人杀害的可能性加大。

5月22日,专案组成立。警方在经过几天深入调查、广泛收集证据的基础上,决定正面接触李贤丰。

办案民警将李贤丰传唤到辖区派出所。5月24日下午,当民警要求李贤丰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时,他拿起笔录,称眼睛看不清,拒绝在笔录上签名。民警安抚他:“别急,坐下慢慢看!”接着,他又开始喊叫头痛。不一会儿,便倒在地下打滚……

李贤丰偷窥民警那稍纵即逝的余光及双手撑起身体顺势倒下的细节……都被民警捕捉在眼里。

因考虑到李贤丰之前受过脑外伤,专案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,立即将其送至医院,经医生检查并无大碍。可他继续装疯卖傻,一声不吭。种种迹象表明,李贤丰心里有鬼。最终,李贤丰的心理防线彻底溃败,道出了他的真实心境。

## 结交女友频失败 新欢纠缠难摆脱

李贤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妻子贤惠能干,与他同在新余钢铁公司工作。在工作之余,她还兼职做保险业务,收入颇丰。他们有一个女儿。

然而,2003年国庆节前的一场变故几乎把李贤丰的身心击溃。一天夜里,妻子下班在公司浴池洗澡时,中煤气猝死。

李贤丰在妻子死后,先后与3个女子交往。一个是浙江萧山的离异少妇,在李贤丰用7万余元为其装修房子后,找了个理由就不理他了;另一个交往了不到半年时间,花去了

他1万多元钱后,也离他而去。

生活受挫的他脾气也坏了。女儿高考落榜,打算继续复读向他要钱,李贤丰拒绝了:“我只负责抚养你年满18周岁,剩下的路要靠自己去走!”女儿由此怨恨他,远走他乡去打工。

李贤丰结交的第三个女友就是李菊花。

2007年3月,42岁的李菊花经人介绍,与李贤丰相识。两人便开始交往,并很快同居在一起。

据李贤丰供述,刚认识李菊花时,相互间的感觉是不错的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不可理喻。

主要是她太随便了。认识后的第三天,就与他同居了。同居没几天,李菊花便称怀孕了。后经医生检查发现,李菊花的身孕有一个多月了。李贤丰断定不是自己的。因此,他先前对李菊花的好印象荡然无存,并慢慢对她产生厌恶。

李菊花则向他提出了结婚、生子的要求,并警告李贤丰:如果是你自己不行,我就去向别人“借种”。这使李贤丰更加愤慨,他不但没有答应李菊花的结婚要求,还要与她断绝关系。

李菊花却不依不饶。李贤丰先后5次更换家里的门锁,李菊花硬是爬阳台也要进入他家。

就这样,他俩吵着,闹着,僵持着。

李贤丰无奈地同意了她的长期居住在家里,但坚决不肯结婚,并开始酝酿如何摆脱李菊花的纠缠。

## 盛怒之下起杀机 残暴杀戮又碎尸

2008年1月31日,中午李菊花带着李贤丰到新城西表姐开办的餐馆吃饭。饭后两人步行回家,途经新钢步行街某粮油店时,李贤丰便停下看别人打牌,李菊花先回到了李贤丰的家。

下午5时许,李贤丰回家见她没有做晚饭,便心生不满。李贤丰做好饭后,李菊花并没有想吃饭的意思,而是提出登记结婚、生子的要求。李贤丰不同意,两人为此发生争执。李菊花由委屈转而气愤,李贤丰由气愤变得疯狂。

见李菊花冲过去要掐他,李贤丰则趁机用左手扭住她的头发,右手使劲掐住她的喉咙不放。稍后,李贤丰见李菊花全身发软,两眼翻白,就把她放到地上。

弄死她!李贤丰一想到李菊花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及将来可能永无休止的纠缠……他上前将李菊花套在脖子上用的围巾勒住……

李贤丰将李菊花的尸体拖到厨房,便开始苦思毁灭灭迹的办法。

他想到了放置在地下室的那台绞肉机。第二天上午,李贤丰将尸体拖到卫生间,开始肢解李菊花的尸体。

在对尸体、痕迹和死者的遗留物处理后,李贤丰一面对外放风“我无法满足李菊花的要求,她已经跟一个相好出走了”等谎言,一面请专业人员疏通地下水管,清理地下管道可能遗留的尸体残留物。

至此,李贤丰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。

## 碎尸灭迹难取证 功夫到时自然成

审讯工作的突破,并没有让办案民警兴奋多久。随着取证工作的全面展开,专案组的民警才知道,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毫无退路的境地,寻找被害人的尸骨是本案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。重点对李贤丰供述的被害人碎骨的抛扔地开展取证工作。

在碎尸现场,警方查获了碎肉机、钢钎刀、尖刀等各种痕迹物证数十件。技侦人员从李贤丰住房、地下室的墙体、门

缝、地板缝隙、抽水马桶等地方,几乎翻了个底朝天……

由于发案时间过长,且嫌犯对有关现场进行过多次清洗,技侦人员在反复进行现场勘查中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物证。

李贤丰当初抛尸骨的垃圾池里的垃圾,每天都清运堆积在新钢的垃圾山。当办案民警追踪到这里时,这座垃圾山早已被夷为平地,盖起了新的厂房。办案民警从李贤丰家的抽水马桶,沿着下水管道找,甚至将化粪池清空,希望能找到死者的尸骨碎屑,但仍然是一无所获。

5月28日,技侦人员从李贤丰家切菜的、也是用来剁死者骨头的砧板细小的缝隙里提取到了人体的血迹,并与李菊花DNA样材作出了同一认定。办案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兴奋,有专家提醒:这并不能证明李菊花被杀死在这里。因为李菊花在李贤丰家生活了半年多时间,不能排除她在切菜时伤了手留下血迹的可能。

至此,有关物证一次次送检后,被害人死亡证据一次次不能认定,侦破工作一度陷入极度艰难之境。

在南湖花园北侧排污沟渠打捞尸骨的工作也陷入了困境。十几台抽水泵日夜不停工作,遭遇一场大雨,水位不仅没有下降,还升高了1.5米。

就在此时,社会上传言也多了起来:新余出了个吃人肉的杀人魔王,李贤丰是用死人的肉做成包子卖给大家吃。有的甚至怀疑警方的办案能力。

时间在一天一天流逝,如果不能找到直接证据,仅凭李贤丰对犯罪事实的供认,检察机关就不可能批准逮捕,而对李贤丰刑事拘留的法定时限越来越接近了。如果找不到李菊花被杀害的证据,警方只有依法放人。

这起案件一时成了新余市民关注的焦点,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
这是一场艰难的决战。专案组把取得案件关键证据的希望,寄托在城南南湖公园西侧的排污沟渠,不惜一切代价打捞尸骨。

这是一条新余钢铁公司排放生活污水的沟渠,渠宽约12米。专案组决定在200余米长的范围大规模打捞。从5月28日起,警方组织调集了23台抽水泵,每天派出20多名民警和50多名民工,不间断抽水打捞。由于沟渠水流量大,加上暴雨连绵,多次围堰,截流都被暴雨洪水中断。

6月5日再次截流后,便动用挖掘机将数百米长的沟渠中的淤泥废渣清挖至岸上,200多名民工用特制专用工具对挖掘上来的100余吨淤泥废渣进行冲洗过筛,因为排污渠上游有3家酒店、宾馆,仅清理出各类骨骼就装满了8个编织袋。

6月7日,从淤泥中清洗出一小块骨片,经市公安局刑科所和市人民医院骨科专家确认是人体头盖骨碎片后,立即派人入京送检。在没有得到公安部物证专家认定是人体头骨之前,专案组的打捞工作没有停止。

仅这一次打捞,就花去了20余万元的费用。

由于送检的头盖骨碎片已无活细胞,物证专家需要一段时间培植出活细胞才能作鉴定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民警们的心一直悬着。

6月26日晚,入京送检人员从北京传来消息: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送检头盖骨碎片检材与失踪的李菊花DNA样材作出同一认定的鉴定结论。至此,骇人听闻的“1·31”杀人碎尸案终于尘埃落定。

这起碎尸杀人案的侦破难度之大,所费的人力财力之多,犯罪嫌疑人碎尸灭迹手段之缜密,在全国也实属罕见。

6月30日,新余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对犯罪嫌疑人李贤丰逮捕。

据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